



千百年眼卷第六

瀟湘張 燧和仲纂

安成劉俊德司中閱

○○漢儒解經之陋

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
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
能習儀禮何哉。義理之說太勝焉耳。春秋戰國之。
時去古未遠。先王禮制不盡淪喪。故巫史卜祝小。

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
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
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
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
相授受所謂義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
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
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
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

日而不肄習則亾之矣數既亾則義孤行於是疑
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曷足怪哉

○○古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爲一書不以相附孔
子作十翼以贊易而王弼乃以十翼雜於經文不
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有伏羲之
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強
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俗儒復

分散如王弼本義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文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彖象別異于卦爻欲學者不執彖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語爲得之然謂古易作於說之甚謬。

○尚書古文今文辨

國子學正梅鶯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

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

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
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
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
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
絲竹八音是何人作尤謬妄不經之甚也按此說
甚精吳文正公有敘錄揭曼石稱其綱舉目張如
禹之治水後歸熙甫訪其意釐爲今文近時焦弱

侯又見趙子昂真蹟一卷亦具論此且云分古文
今文而爲之集註乃知人心有同然也

○毛鄭說詩之妄

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
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爲文
王武王之爲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
也後之詩而毛鄭之說謂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
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

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則夫執競者當是昭王
已後之詩而毛鄭謂是武王時作各出其意以增
就其說而意又不同毛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以
爲成安祖考之道若此者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
以爲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
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
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

而不敢辨者以時世旣遠茫昧而難明也

○衛宏序詩之謬

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詩
以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
哀窈窕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
洋盈耳之旨安在乎

○○聲歌之妙至晉而亾

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

猶傳於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亾殆盡魏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亾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亾自鹿鳴亾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

○○楊雄始末辨

楊子雲古以比孟荀紫陽氏著通鑑綱目直書之

曰莽大夫楊雄歿蓋舉市國之褚淵歷姓之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不知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四餘矣自成帝建始收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竒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按雄郫縣人郫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

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賜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然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紫陽亦未可爲實錄也。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爲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望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高、光、二、帝、不、可、優、劣

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祖宗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兩者繫論本末，乃見後世爲高光分左右袒者，是所謂不盡人之情而欲懸斷其曲直也，失之遠矣。

○○子陵不仕有深意

光武中興令主也，而廢郭后及太子，疆頗爲後世口實。國朝方正學題嚴陵圖有云：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蚤見幾，故向桐江釣煙水，宛轉二十八字，可謂發千古之隱矣。

○客星爲災

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蓄凶。後漢天文

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于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亾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蓄患歟此論竒特民懾非徒狂者

○伏波未是烈士

大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歿牖下此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裹尸還葬則是東坡所謂劉伶忘死未忘骸耳諒爲烈士骨暴不收可矣

○漢書真本

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諸王傳雜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巴西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爲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

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
惟餓隸布實黠徒越亦狗盜苗尹江湖雲起龍驤
化爲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
傑今實爲彭英化爲王侯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
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
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
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
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
乃以餉鄱陽王見琛傳

○○班椽史妙

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
班椽元帝贊稱其鼓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
刊節度窮極幻眇成帝贊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
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
短不言而自見最得史臣之體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於終南山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覆蓋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漢書缺典

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二書故孟堅因陋就簡

○程伊川論班馬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爲覈張輔以文字多寡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明帝前已有佛典

佛典世謂漢明帝時始通中國不知明帝之前也。有之。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畧。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行如今日耳。

○○漢選法之善

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前。未有佛典。傳毅對明帝之言。何從而得之。但未盛行。如今日耳。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朝廷無遷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

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爲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爲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爲議曹。史，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爲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爲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修潔於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論，而尤未至纖悉於法也。後世吏部注擬，下自監官筦庫之微，一切選之。尚書按其年勞資格，而例以與之。若執左券而責償其主，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漢鄉亭之重

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爲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故戾太子得罪，而壺

關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爲郡而東郡三老得以
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爲顯宦
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於爲亭長、嗇夫之
時。隋唐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污吏
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閭里之間，奉
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
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徭役者無以
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徭役之禍反不
至此矣。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
於徭役而稱之，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
本意也。故或倚法以爲奸，或匿賦以規免，而漢之
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遂不可望於後世，吁可
嘆矣。

○陳蕃懸榻

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郡守召
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後爲

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楊升菴曰。蕃亦癡矣。爲郡守。採一郡之風。謠爲宰相。以天下爲耳目。若閉閣懸榻。乃干木泄柳之所爲。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宦官之禍。其及宜矣。

○夏君憲曰。賓客之可接者亦罕矣。閉閣懸榻。而後真士至焉。韓退之上。邢尚書書可觀也。朱伯厚何人哉。旣收葬其尸矣。又能匿其子逸。慷慨

赴義。九折不回。然則賓客又烏用多耶。先生此論亦苛于索癡矣。

○李膺已甚

李膺爲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橫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逃還京師。匿兄讓第。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詞畢。卽殺之。嗚呼。人臣挾簡亢之風。致令天子侍之弟。逃命柱中。可謂威望已極。而必欲殺之。膺

於是有成道矣。文帝時申屠嘉爲相，亢直何減。鄧通以小臣戲殿上，亦只令之免冠徒跣，叩頭流血而已。未嘗必殺之，乃爲快也。使膺處此，當復求進於斯矣。噫！天下之事，所貴君子通時達變，毋徒苛求也。甚釀成禍端，亦不得不分其責矣。

○景毅耻不與黨錮

景毅蜀郡人，爲漢侍御史。子頤爲李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

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然則耻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清談始於漢末

世謂清談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爲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着鞭者也。

○蔡中郎秘論衡

中郎以論衡為談助。蓋目為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編驟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帳中。如今人收錄異書。文固非所論也。自論衡不甚稱。後世究竟舉主多歸咎中郎者。特為一洒之。

○蔡邕有後

白樂天詩各有文姬才。稚子自注蔡邕無子。有一女文姬。昔人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按羊祜傳

祐。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祐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蔡充別傳。祖睦。蔡邕孫也。按邕傳不言有子無子。此可補傳缺。

○漢末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徇國。視處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

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孔文舉關係

坡公極口誦服孔文舉而或者非之且議其疎嗟夫孔文舉在無人敢議九錫文舉旣歿董昭掀然而談矣此豈全無所關係者耶李卓吾曰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歿其所

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也勝于老歿牖下者萬萬况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飭智矯廉以取之潛移默運而不覺其視此何如也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矣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於劉景升也

董北苑曰。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耳。今景升遺蹟絕無存者。絜文志有劉表集。亦已久亾。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又爲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曹操不復姓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嘗意其富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讖緯

進者云。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至吏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此或實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歿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歿卽休。何用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陶九成

以爲此言詩之斧鉞也。予則以爲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豈真在於疑塚哉？多設以疑人耳。然始爲疑塚者，孔林。

○曹操諷漢復九州

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况鬼蜮如操耶。

○孫權之劣

魏武因弱爲強，不階尺土，幾一海寓。其人不足論才足稱也。孫權自守虜耳，藉父兄之業，亾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就，當止此乎。蘇氏以劉不如孫，非也。

○昭烈先聲

昭烈間關於袁紹、呂布、劉表、曹操之間，困矣。而氣不衰也。敗矣。而望不挫也。魏武以天下英雄推之。

魯肅以天下梟雄名之。周瑜陸遜程昱郭嘉咸惴
惴焉。胡先聲之震如此也。迹昭烈平生言論風旨
蓋猶有帝王之度焉。遠非孫曹等也。雖其才弗逮
亦炎德之將終與。

○○借荊州所以保吳

魯子敬許以荊州借劉先主。後世議之。此論非是。
史稱曹公問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
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
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荆蜀形勢

荆天下重地。豪傑所急也。然未有以荆取天下者。
無論劉表蕭銑馬殷輩。以楚成之強。莊之伯。靈之
貪。玄之橫。友諒之桀。而中原不能尺寸也。夫蜀誠
一隅。然秦得之輕。諸侯矣。漢得之壹四海矣。孔明
自昭烈卒。出祁山者六。曷謂欲長守蜀也。

取劉璋不係孔明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計昭烈亦強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昭烈遺命之非

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無非爲興復劉氏耳昭烈旣崩其志未遂嗣子劉禪昏愚

暗弱雖有孔明亦未如何昭烈生前豈不知之晏駕顧命宜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興矣昭烈智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是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爲此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潛有詩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足爲

孔明置詞矣。

○ ○ 梁父吟譏晏子

孔明梁父吟當不止一篇世所傳僅此耳寓意蓋譏晏氏夫三子恃功暴恣漸固難長藉使駕馭有方則皆折衝之器既不能以是爲齊景謀又不能明正典刑以張公室徒以權譎斃之至於崔杼弑君陳恒擅國則隱忍徘徊大義俱廢復沮景公用孔子而甘與梁丘據輩等列亂朝區區補苴罅漏

何救齊亾而後世猶以爲賢至有管晏之目此梁父吟所爲作也自擬隆中寧取樂毅而不及晏厥有旨哉。

○ 孔明比管樂有取

孔明自比管樂後人多疑其謙不知此自有深意比管仲取其尊王也比樂毅取其復讎也蓋隱隱有興復漢室之圖于比擬間微示其意乃說者比度才智較量淺深於古人心事毫未窺其所主何

哉

○○子房孔明學術

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方秦之末可與當天下者非漢高祖而誰項羽決不足以有爲也故其初卽歸高祖不復更問項羽與范增之徒異矣然而黃老之術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謀而不主事當終而不當始陰行其志而不盡用其材雖使高帝得天下而

已不與也孔明有志於漢者而度曹操孫權不在於是故退耕以觀其人唯施之劉備爲可其過荀文若遠矣以備不足與驅馳中原而吞操寧遠介於蜀伺二氏之弊乃矯漢末頹弱之失一齊之以刑名錯綜萬務參覈名實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貸則以申韓爲之也惟其所見各得於心非因人從俗以苟作此所以爲黃老而不流於蕩爲申韓而不流於刻故卒能輔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孔明事業文章

孔明三代之佐也。而與留侯梁公范文正俱為殊絕人物。二表三代之文也。而與陳情酒德歸去來俱為第一文章。信篤論平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與言孔明者。杜氏而已。大哉言也。伊訓說命相表裏。可與言二表者。蘇氏而已。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

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為正。

司馬懿非孔明敵

司馬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雖孫權亦憚之。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拒。去不敢追。賈詡等嘗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斃為名。而其為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

術也。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爲久駐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惜乎軍前之星遽隕，使後世豎儒得肆饒舌也。

○○楊顥不知孔明

孔明爲相，身校簿書，主簿楊顥切諫，以爲徒勞。後

之覽者，無不爲孔明惜也。張和仲曰：楊主簿深達相臣之體，而未亮孔明之心。夫死生有命，況孔明之死生，何等關係，而謂食少事煩，竟致夭沒也。不意死仲達猶能詒後生明眼人。

○○武鄉遺言不及姜維

武鄉亟稱姜伯約論者，以爲失焉。觀亮遺言，第舉琬、禰而不及維，料之審矣。然維于亮，要不負所知也。以禰之庸，皓之佞，非維蜀久亡矣。

○八陣圖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王武子曾爲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鷲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瀕滂滉漾大樹十圍枯槿百丈破礮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

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迨今不動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

○漢祚之長

漢之亡也貶獻帝爲公后爲山陽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爲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西晉亡而漢

千百年取 卷六
祀始絕前後計之漢蓋也有五百餘年深仁厚澤
之報固不爽也老瞞篡漢以貽子孫相傳五帝共
享國四十一年其一被弑其二見廢惟不敷僅存
耳然則老瞞不亦枉苦心耶

○高貴鄉公文學

史稱高貴才慧夙成好問尚詞卽其幸學與諸博
士論難信然自古末世之君多文彩若隋煬陳唐
兩後主最雋然不過華靡藻麗耳至深于經術莫

如高貴人主之學與常布異不能不爲之浩歎

○李密陳情表訛字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
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
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脩詩
有云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
類乎

○阮籍巧附司馬昭

阮籍既為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厨酒美復
求為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晏必預以能
遺落世事為美談不知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而
陰實附之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小人情偽
有千載不可掩者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
也何禮法疾籍如仇昭則每為保護康徒以鍾會
片言遂不免耶至勸進之文真情乃見籍著大人
論比禮法士為群蟲之處視中若籍附昭乃視中

之蟲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母丘儉等一得志
籍尚有噍類哉

○晉室久亂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
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也而
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晉武以不廢立致亂

自古帝王多以廢立致亂而晉武獨以不廢立致

亂舉神器之重以畀僭童自以由太子而及適是由歷及昌之意也而寧知適不克終而死耶天之禍敗人國固有出於意外者是所謂報施之巧也。不然狼顧之懿方且賈德色於九原而古公亶父何不作法於涼也。

○晉史矛盾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爲宮蛙私蛙見餓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

引稽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浣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史之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世○惠帝廢儲

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爲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爲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

乎惠帝昏庸既莫之辨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寃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

○惠帝親詣方且賈德也於九原而古公直父言返虛返實必母一於此矣

矣一惠帝也辭去樓平向其手息手問咬此史之
裕宗亦帝曰辭對中血於宗也由史言之其用甚
作辭辭神之帝曰忠臣也

千百年眼卷第七

瀟湘張 燧和仲纂
鹿城陳世學寧之閱

○徙戎論無救於晉

世儒睹郭欽江統之說不行深為司馬氏惜不知此曹漸染華夏之風者僅百年其文雅博洽既與中國士大夫埒而驍悍魁桀拔山貫鐵之勇非華人可得而彷彿也即使驅之去而未必即去既去

而未必不來。我知其害，必不止侵鎬方，犯涇陽園，白登入耳。泉如周漢之事，而遂也。也。况中國先亂，而彼有所以乘其隙哉。

○按劉元海父子總角遊京師，已有英雄之望。儻御得其道，不過金日磾、李光弼之儔。柰何以騃童爲天下主，賊后煽淫于內，狂宗播禍于外。彼廻翔六合，皆出其下，安得不雲蒸龍變，以快其翹狀之志耶？是天固縱之以翦司馬氏也。

○○晉室所以敗

晉室之敗，由當時君子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

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于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一敗塗地、而不復振也、坡公此論、可爲一代定評矣、余謂宋之理學諸公、亦似之、雖其道

有虛實精粗是非之不同、而其不適於用一也、故其後夷禍之慘、若出一轍、昔人謂宋統似晉、有旨哉、

○○王衍羞見其女

王夷甫旣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將妻之、惠風仗劍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陶侃被誣

陶士行唱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蘇峻，誠爲一時元勳。獨史稱其握重兵，居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嗟夫！自古誣人而不得者，必汙其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夢寐中事，其難更甚於閨房者。按士行生當浮虛之俗，動而見尤，一入仕途，荆棘萬狀，終日自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雖一束之穢亦

經營不怠，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梅陶稱士行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欺我哉！義旗旣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蔑有先者，逮元勳克集，實主齊盟，乃退然不居。旋師歸藩，臣節益著。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以自代，視去重任，如脫屣然。其始終夷險，無一可議。不臣之迹，果安在哉！或者以庾亮之傳，應詹之書，疑其跡似跋扈，不知蘇峻之誅，亮所深耻，而

千百年取 卷七
屈於中也。殆士行既卒而後，嗣亦彫零。度氏世總朝權，安知秉史筆者，不有所曲。狗耶！今乃舍其灼然之跡，而信其夢寐之言，亦誣矣。

○度亮失計

度亮召蘇峻、孔坦、陶回，因王導語亮，宜及峻未至，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令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亮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

頭有重戍，不敢直入。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禽亮。又不從。事見二人傳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向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謂召峻固失計，然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晁錯削七國，大類此。賴亞夫速馳入梁楚之郊，故漢得不敗。吾嘗謂漚之反謀，錯也。明知之，此時只宜召之人朝，仍發大兵隨之。若漚不從，便引兵進討，所謂疾雷不及掩

耳吳破則諸侯自服矣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削爲
備既反而後調兵食此真兒戲也東市之誅非不
幸矣庾亮蓋祖錯之覆轍也乃幸而不誅晉室之
不競宜哉

○王道遺誅

王道在江左爲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
又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
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

敢爲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污宮之罪又請以
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
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疑
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
吾管氏輿僿亦羞之矣

○○王逸少經濟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
也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及殷侯將北伐以爲

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

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何待羲之之淺也

○蘭亭未可議

文選不收蘭亭議者謂天朗氣清自是秋景又以絲竹管絃四言兩意不知天朗氣清固有所本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明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

清之時耶。又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又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且爲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邶鄆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古人文辭政自不厭鄭重。在今人則以爲複矣。
○李卓吾云好一篇議論。然與叙文不類。兩語乃爲定評。

○張翰蓴鱸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罔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歸。宋王贇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濶烟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蓴鱸。此語甚有思至東坡三賢贇則曰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

早只爲蓴鱸也。自賢其說又高一着矣。

○劉琨負其母

劉琨在并州，怒護軍令狐盛切諫，殺之。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王聰大喜，遣劉粲、劉曜將兵寇并州，以泥爲鄉導。琨東收兵於常山，曜等乘虛陷晉陽。琨還救不及，泥遂殺琨父母。嗚呼！令狐所謂子胥之忿也。使現有備，亦未遽逞其志也。柰何移檄遠近，聲言伐漢，及曜粲南來，乃更收兵常山哉！母也。

○阿堵

史言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云舉却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爲錢矣。然顧凱之言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

欲於坐害之。謝目衛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一以爲眼，一以爲經。一以爲兵士，豈可指定言之。阿堵自是當時諺語。如今所謂此物云耳。

○英雄自相服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服。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孟嘉論樂非是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晉孟嘉語也。不知絲者，絲之聲也。出乎手，竹者，竹之聲也。出乎口，假絲竹而聲，揔之皆肉也。則亦何嘗不自然耶。況夫伯牙之琴，王子之簫，孫登之嘯，亦可謂之不自然，亦可謂之不如肉乎。

○漢晉賜金帛各有所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各因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助、尹翁歸等，動與百斤。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

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郿塢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度亮、荀崧、楊珧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瑯琊王、仙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道、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

之多也

○陶淵明不欲諸子仕宋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也焉哉其責子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先生之於諸子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汗以晦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拔矣此苦心也善乎莊生曰以不才終其天年

○中庸自晉已孤行

中庸雜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六經並按晉戴顓嘗傳中庸後梁武帝亦爲中庸講疏中庸之傳久矣非但始於宋也

○不識一丁

符堅宴羣臣賦詩姜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恠問之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夫莊子云丁子有尾若直丁不屈

乃古下字也。若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者。

○王猛死不忘晉

王景略之才，管蕭之匹也。時值桓溫，竟不得一效於晉。所謂既生瑜，何生亮，亦晉之不幸哉。然猛之夙心，則不忘諸夏也。臨終數語，自是肝膈披露。

○○符堅拙於用多

符堅淮淝之戰，由其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此兵家之深忌也。晉之取吳也，兵二

十萬，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陳也，兵五十萬，而所出之道八。唯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受敵者衆。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所率者百萬，而前後千里，其爲前鋒者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又自恃其衆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後至之，兵皆死於躡踐矣。惡在其爲百萬也，使堅之師離爲十道，偕

發○金○至○分○壓○其○境○輕○騎○游○卒○營○其○要○害○將○自○爲○敵○
士○自○爲○戰○雖○未○足○以○亡○晉○亦○何○至○蹉○跌○之○甚○耶○然○
亦○有○以○分○而○敗○者○如○楚○之○禦○黔○布○吳○漢○之○討○公○孫○
述○是○也○則○以○兵○少○而○敵○衆○也○若○項○羽○烏○江○之○戰○纔○
二○十○八○騎○耳○而○分○之○爲○四○猶○能○斬○將○見○奇○則○又○少○
而○不○厭○分○也○總○之○兵○之○奇○常○在○分○而○將○兵○之○妙○用○
則○不○必○於○分○與○不○分○也○嗚○呼○堅○特○叛○胡○之○錚○錚○者○
要○何○足○以○語○此○

○符秦之亡不由慕容垂

慕容垂之奔秦也王猛力勸秦王堅除之堅不從
其後垂卒破長安堅出奔西燕以亡天下後世皆
惜之不知堅之敗在空國伐晉而其釀禍也在遠
徙種人專留鮮卑垂不過乘其強弩之末以張振
蒙之勢耳使堅無此二敗雖百垂其如堅何哉方
堅之敗於淝水也八十餘萬衆盡爲謝玄等所破
惟冠軍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

千百年眼 卷七
世子寶勸取堅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
天苟棄秦何患不亡吾將以義取天下豈負宿心
也則夫垂之報堅也豈減於疇昔之恩乎養虎遺
患之說未足以槩此也

○○崔浩受禍不由作史

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
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
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夫浩修國史直筆

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爲可罪然何至赤其
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爲索虜折衝
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
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
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
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
耳

○金土不可同價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豈必然之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履小履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忘之至有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梁武殺業

梁武學佛而敗詆佛者以爲口實然武帝慕齊殺

齊子孫殆盡其納侯景晚節多昏業報應受非佛之罪也若其奉佛精勤功德自在以此罪佛是因別廢屨因噎廢食也其可乎

○按唐蕭瑀梁明帝之子梁武之後也入唐爲相自瑀逮遘八葉宰輔名德相望與唐終始以臺城之禍咎佛者亦應以此而信佛矣

○沈約韻書之謬

天下事有最僥倖而不可解者沈約韻書是也沈

約以前所經歷賢聖豪傑聞人鉅儒不知凡幾矣
一東之與二冬四支之與五微八齊六魚之與七
虞十一真之與十二文十三元之與十四寒一先
二蕭之與四豪八庚九青之與十蒸十三覃十四
鹽之與十五咸前此諸韻並通孔子作經及漢魏
古詩并仙靈篇什班班可考豈盡譌謬至沈約而
始悉改正耶且約吳興之武康人局于方言蠻俗
不審宮羽不備四聲而敢背越賢聖變亂千古亦
既謬妄矣不知後世學士大夫何故而遵之如聖
經歷百代而不敢易乎此甚不可曉也

○劉知幾無史才

楊萬里云劉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
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拳石班馬而
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
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則言傳遊藝死矣至長
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傳遊藝言之也游藝之死

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遊魂再返乎。古人目
睫之論。誠有味也。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
膏盲。不可廢也。

○隋氏富庶

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
文帝初年。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
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
萬。方其有國之始。蠲罷權禁。又時時減免賦稅。其

徵取之途。可謂濶畧矣。又營新都。平陳。平江。表至
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惜。營繕征伐之費。亦既不
貲矣。是時布帛之積。幾于無所容蓄。儲至不可勝
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
衆。是果何道以致之也。吁。亦竒矣。

○隋文帝濫殺

周大義公主下嫁於突厥沙鉢略可汗。爲可賀敦。
聞隋主受禪。意甚不平。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

風賜之公主因書屏風爲詩叙陳亡以自寄其辭
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
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杯酒恒無樂絃歌
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
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明妃曲
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時沙鉢略染干遣使求
婚上令裴矩謂之曰殺大義公主者方許婚主遂
遇害觀公主詩詞不過慟陳氏之淪亡哀身世之
相去才一間耳

○隋煬帝毀讖

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
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旣隱卜筮者溺於
考測必欲竒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寢廣東漢之末
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

詔東平王蒼王五經章句皆命從讖歷觀宋梁其
說不能盡去及隋煬帝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
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死自是
無復其學有功名教不淺也

○唐高祖殺降

古今殺降之甚者莫甚於唐高祖而項羽白起弗與
焉薛仁果降則殺之王仁本降則殺之蕭銑降則
又殺之其他蓋不勝數也或謂出太宗意然而太

宗未嘗殺頡利也獨當時何無一言救止豈其力
不能得之文靜之死而無及于數子耶

○唐世女禍

唐太宗起義時以隋宮女子進其父而脅之高祖
畏禍議始定及其後也天亦降之女禍世世有焉
報應之妙如此

○唐封建之善

唐太宗卽位從封德彝言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

德彝之言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嗚呼德彝此語固今之藥石乎

○太宗縱囚有所倣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縱囚自歸之事不始於太宗後漢之鍾離意南宋之傅翽後魏之張華原隋之王伽皆然史書之以爲美太宗好名者蓋慕而效之耳

○尉遲公隱德

蹠血之變坐二府者百餘家將盡沒入敬德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乃普原之太宗一日謂敬德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晚節謝賓客飾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年七十四於顯慶三年卒嗚呼敬德如此行藏且在李衛公之

上矣。世徒以萬人敵稱之也。

○長孫無忌褚遂良有死道

長孫無忌褚遂良之死，世咸悲之。余以爲二子均有死道。夫吳王恪，太宗愛子也。太宗立高宗爲太子，又欲立恪，無忌以舉棋不定，爲諷似矣。而其後也，竟以房遺愛獄，誣構吳王，陷之重辟。劉洎，太宗直臣也，洎性疎，致禍理固應爾，而罪不至死。遂良誣以伊霍一語，必欲斃之。雖馬周強諍，不少解。夫

此二子者，所謂太宗心膂臣也。一殺其愛子，一貽其主以殺直臣之名。由此觀之，武氏之禍，猶爲晚也。

○李勣一言之禍

武后之立，由李勣之逢迎也。彼豈不知其大謬，第以全軀命保富貴之心太過耳。臨終謂人曰：我十三三爲無賴賊焉。知老年尤大無賴哉。身沒未寒，而有敬業之禍，誅其身足矣。何至殲其宗，毀其墓。

道耶。然則武氏未嘗纖毫見德。勤亦枉却做小人矣。

○○狄仁傑不殺易之昌宗

母后臨朝如呂氏武則天此國家大變也。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也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然盧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

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張玄羽曰狄公在周如大乘菩薩行。忍辱行自非小聖所測。

○○闡立本知狄仁傑

狄梁公初授并州佐時闡立本黜陟河南梁公為人誣告立本一見即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法曹。夫梁公能反周為唐而非立本則不能自拔於

千百年即 卷七
沉淪洵哉可稱具眼矣然則馳譽丹青何足盡立
本百一也

○○徐有功難於臯陶

張文成贊徐有功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
鳳時鳴臯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
害愚嘗謂爲大將者爲太公望易爲郭子儀難輔
幼主者爲周公易爲孔明難爲刑官者爲臯陶易
爲有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駱賓王四子受誣

凡稱知人者知其人之臧否邪正耳窮達脩短則
姑布子平小術君子不道也裴行儉以罷識短王
楊四子幸而偶中至今儒者樂道之然裴所稱王
劇王勔蘇味道皆覆身窟籍何以優劣四子使勃
等卽如裴論不過浮淺小節而味道輩模稜邪誦
榮寵牝朝罷識何在史稱駱賓王失職鞅鞅遂與
徐敬業起兵夫孽后臨朝羅織萬態卽狄仁傑輩

尚誣以反。况賓王倡義殺身。欲加以罪。寧足據乎。且文人失意。憤排其常。屈平懷沙。賈生天折。後世咸悼其忠。賓王首倡大義。庸可以此訾之。駱集十卷。今存。自疇昔書憤三章外。無一鞅鞅語。然則史亦非實錄也。裴行儉。既以姑布子平之術。誣後世。而史官又從而緣飾之。則四子幾不白于千古。亦冤矣。

○駱賓王罷職

賓王上裴侍郎書云。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况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裴侍郎。卽行儉也。時欲以書記之事。委駱。駱有母在。欲終養。故辭之。如此。誰謂賓王才士。而無罷職耶。

○徐敬業之敗

敬業舉義魏思溫勸其直趨河洛以匡復爲事此
與尹德毅之說蕭登龍敏之獻策潞王從珂皆奇
謀也。諺云敗某存勝者惜乎當局者迷耳。

○滕王閣記出處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
携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
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
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

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
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
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
鶻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玄宗慘刻

明皇待諸弟可謂極其仁愛然一日而殺三子何
相悖也嗚呼讓皇帝於是爲不可及矣非讓皇帝
有太伯叔齊之賢則明皇之視諸弟不難於諸子

○明皇廢資格

明皇開元初銓次尚未廢資格時上欲大用蘇頲因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書者乎宰相以爲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敢從之又以李元紘公卿交薦籍甚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宰相以元紘資薄止拜侍郎夫以頲元紘之才能計資亦未爲驟進乃毫釐必計如此及其惑林甫之姦

欲相牛仙客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尚書遂不復計資雖以九齡之惓惓盡忠援故事以爭之而且不聽矣豈非資格一廢彼固得以肆情而無忌耶要之資格者所以待常流不次者所以待非常之士承平無事則守資格一旦有緩急大事大疑則先材能則彼前說亦非定論也

○○孝經春秋甚靈

陳眉公曰孝經閨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

列爲二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爲國家諱，始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王荆公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宮，使先聖筆削之。書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有夷狄北轅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仇之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禍及家國。宣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之言。

○○賀季真乞休在老年

賀季真乞鑑湖歸老。古今以爲美談。然攷其時年，已八十餘矣。故其回鄉詩，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夫仕宦而至八十餘，不歸復何爲耶。季真嘗謁一賣藥王老，問黃白之術，持一珠貽之。老卽以珠易餅，口不敢言。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是季真者，乃貪戀富貴，一老悖耳。張旭謂賀八真清鑑風流，千載人豈別有所據耶。若以乞鑑湖歸老時爲風。

流湖水有靈未免貽笑矣

○○盧懷慎先見

盧懷慎身爲上相家無擔石之儲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儉人乘間之患遺言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矜眩目前以爲功必已出者能爾耶史以伴食饑之殆亦俗見也乎李卓吾曰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視人之技若已有見人之彥寔能容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也嗚呼懷慎可謂千載之下復有知己矣

千百年眼卷第七終

